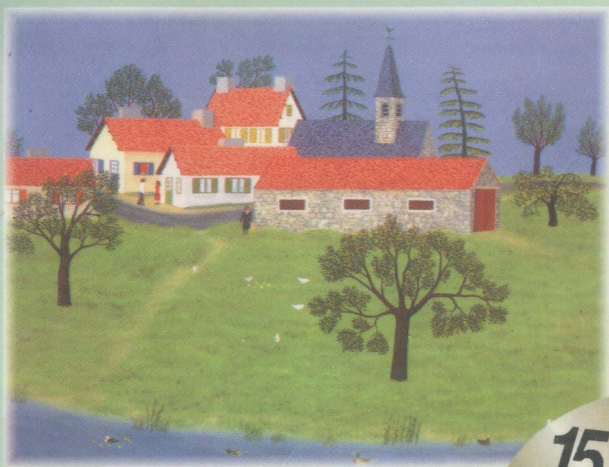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罗治华 吕伟 选编



15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15)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15) / 罗治华 吕 伟 选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7. 4

(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ISBN 7-81029-449-0

I. 外…

II. 罗…

III. 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封开县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5 字数: 9.7 万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01—20000 册

全卷 25 本 总定价: 125.00 元

出版说明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与《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所选文章均为已公开发表的名篇名著。这些作品，是对青少年进行艺术教育、审美教育的好教材。编辑出版这些名篇名著，旨在为中、小学图书馆及农村乡镇图书馆提供资料。把这些名篇名著印装成每本平均不超过 140 页的小薄本，是为了提高这些作品的借阅流通率，提高其读者覆盖面。我们相信，它们必将以各自的思想艺术成就为读者所欢迎。

众多的作者、译者创作、翻译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名篇名著，读者感谢他们，本社更感谢他们。由于一时无法了解作者、译者的详细通讯地址，本社未能一一向他们致意，未能一一奉上稿酬，深以为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作者、译者主动与本社联系。

《中外短篇小说名著选评》、《中外中篇小说名著选评》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徐位发

副主编 卓支中 魏中林

编 委 徐位发 卓支中 魏中林 罗治华 王列耀

胡跃生 严奉强

目 录

列宁主义.....	显克微支 (1)
野玫瑰.....	聂姆曹娃 (85)

为了面包

显克微支

一、在海洋上——沉思——风浪——到埠

从汉堡开到纽约去的德国轮船“勃吕谢尔将军”号在茫无边际的海浪上颠簸着。

这是它的第4天航程；两天之前，它经过了爱尔兰的绿色海岸，而开到了大洋面上。从甲板上望出去，凡是目力所能看到之处，只有一大片青色和灰色的洋面，低沉下去就像沟壑，高耸起来就像岗峦，都在急剧地晃漾，有好些地方起着泡沫，远处愈来愈黑，和布满白云的天涯混合了。

这些白云的光也有几处照射在水上，乌黑的船身，在这明亮的背景上，显得轮廓格外清楚。船头对着西方；它一会儿很费力地腾起在一个浪头上，一会儿又钻到海里；好像沉没了；有时，简直看它不见；有时，它又升起在一个大浪头上，高得连船底都看得见，但是这轮船还在前进。大海向它汹涌而来，它冲着大海，用胸膛破浪前进。在它背后，拖着一条浮泛着白沫的水路，就像一条大蛇似的。海鸥追逐着船舵飞翔着，在空中乱翻筋斗，还像波兰田凫似地鸣叫。

正赶上顺风，船只用一半气力在行驶，但所有的帆都挂上了。天气愈来愈好。在云隙中，好几处地方都可以看到一

小片一小片的青天不断地在变幻形态。“勃吕谢尔将军”号在开出汉堡港的时候，海上还是有风的，但是并没有大风雨；风向西吹，但有时却停止了；于是帆都扑的一声收缩起来，等一会又让风鼓满得像一只天鹅的胸脯。穿着紧身的针织短褂的水手们，把主帆下桁的绳索收紧，忧郁地唱着“呵——呵——喔！”他们跟着歌声一会儿俯倒，一会儿站直，他们的声音，跟那些海军见习生的哨子，以及烟囱里猛烈地喷吐出一团团或一圈圈黑烟来的声音，混和在一起。

很多乘客走出到甲板上。在船尾的都是头等舱里的客人，穿着黑大衣，戴着便帽；靠近船头的甲板上，聚集了各色各样搭统舱的移民。有些坐在长凳上，用短烟杆抽着烟；有些躺着；还有些靠着船舷，呆看海水。

有些女人，手里抱了孩子，腰带上挂着铅皮杯子；还有些年轻人，从船头到船桥来回不断地走着，很不容易保持平衡，不时在跌跌踉踉，嘴里一边唱着“哪里是德意志祖国！”心里却想着，说不定他们再也看不见“祖国”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们脸上还是挺高兴的。在这些乘客中间，有两个人最伤心，不跟别人在一起：一个是老头儿，一个是小姑娘。他们俩谁都不懂德国话，所以他们真正是孤独地处身于外国人中间了。他们俩是什么人啊？——我们一看就会知道他们是波兰农民。^①

老头儿名字叫作华武隆·屠波雷克，小姑娘是他的女儿，叫作玛丽西亚。他们是到美国去的，刚不久才鼓起勇气第一次走到甲板上来。他们那病容憔悴的脸上，显出了担惊害怕的神情。他们以惊诧的眼光瞧着那些旅伴和水手，瞧着那条轮船，大口地喷着烟的烟囱，以及把泡沫的圆圈猛扑到甲板

上来的可怕的海水的墙壁。他们谁都不跟谁说话，因为他们不敢开口。华武隆一手抓住栏杆，还有一只手按住了他头上的四角便帽，要不然风就会把它吹掉了。玛丽西亚抓住了她父亲，船身倾斜得愈陡的时候，她也抓得他愈紧，同时还害怕得轻声地叫起来。过了一会儿，老头儿才打破了沉默：

“玛丽西亚！”

“什么？”

“看见吗？”

“看见的。”

“奇怪吗？”

“奇怪的。”

但是实在她还不但奇怪，简直是害怕呢；就是屠波雷克老丈也是这样。

幸而波浪平静下来；风也定了，太阳从云堆里钻了出来。当他们看见了“亲热的太阳”，才觉得心安些，因为他们心想这个太阳“正和烈宾采的太阳一模一样。”的确，这里什么东西都是新的，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惟有这颗光辉的太阳，好像是一个老朋友和保护者。

这时海面上愈来愈平静；过了一会儿，帆也松弛了下来；从高耸的船桥上，传来了船长的哨子声，于是水手们都赶到船杆上去收帆。这些爬得很高的水手，好像临空吊挂在一个无底深渊上面，这景象又使屠波雷克和玛丽西亚满心奇怪。

“我们的孩子做不了这个，”老头儿说。

“德国人到哪里，耶思柯也能到哪里，”玛丽西亚回说。

“哪一个耶思柯？你说的是苏李柯夫吗？”

“怎么是苏李柯夫？我说的是史摩拉克，那个管马的。”

“他是个漂亮孩子，可是你别再想他了。你不是嫁给他的，他也配不上你。你要做一位少奶奶的；他呢，现在是一个马夫，就一辈子做定了马夫。”

“可是他也有地啊。”

“不错，他有地，可是他的地在烈宾采啊。”

玛丽西亚不做声；但是她心里在想，命里注定了的事，反正跑不掉，于是她伤心地叹着气。这时船上的帆都已收落；但是那暗轮猛烈地激动着海水，使全船都跟着它颤震。船身的颠簸差不多已经完全停止。现在，远处的海面显出一片平滑的青碧。不时有新的人物从底下走上来；工人、德国农民、从各处海港里来的流浪人，都是到美国去找好运气，而不是找工作的；这一大群人占据了甲板，所以华武隆和玛丽西亚，不去跟谁在一起，就只管自己在船头尖角里的一堆绳索上坐着。

“达都鲁，^②我们还要在海上走多远吗？”玛丽西亚问。

“我怎么知道，随便你去问哪一个，谁都不会老老实实回答你。”

“那么我们在美国怎么说话呢？”

“人家不是说，那边有许多我们自己人吗？”

“达都鲁！”

“什么？”

“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我想恐怕还是不如在烈宾采好些。”

“还是不要无缘无故地抱怨罢。”

但是过了一刻，华武隆又好像在对自己说似的，接着道：

“都是天主的意志！”

那姑娘眼睛里充满了眼泪；他们都想起了烈宾采。

华武隆·屠波雷克思量着他为什么到美国去，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的。怎么会发生的吗？唔，半年之前，在夏天，人家在一片苜蓿地里逮住了他的牛，逮住那条母牛的苜蓿地主人要他赔偿3个卢布；华武隆不肯给这笔钱。那个人便去告了状。这场官司就此纠缠了下去。现在，那个受损失的苜蓿地主人不但要苜蓿的赔偿费，而且还要求饲养那条母牛的费用，而这笔费用是在一天一天增加起来的。华武隆拒绝了，因为他舍不得。但是在打官司上他已经花了不少钱，而这场官司还在纠缠下去，不得解决。母牛的饲养费永远在增加。终于华武隆败诉了。为了这条牛，他已经用掉不少钱，天主才知道多少呢；他既然付不出钱，于是他的马也给人家拉去了；法院里又因为他抗拒，还加判了他拘禁。屠波雷克气得像一条蛇似地乱扭。因为刚要到收获的时候，田里需要人手。他很迟还没有把麦子收进仓房，雨开始下了；麦子都在捆堆里长了芽。因此他想，就为了这一笔苜蓿的赔偿费，他那份小小的产业会全部花光；又想到他已经损失了这许多钱，一部分的牲口，本年的全部麦子；这么一来，在下一次收获以前，他和他的儿女只好吃泥土，要不然就只好讨饭了。

因为他以前一向过得很丰裕，很顺利，现在就感到非常伤心绝望，因此喝起酒来。在小酒店里，他认识了一个德国人，据这个人自己说：他是经常在村子里做亚麻生意的；但事实上，他是一个专门诓骗人家飘洋过海的人贩子。

那个德国人对华武隆讲了许多关于美国的奇闻异事。他答应他不花一个大钱就可以得到比整个烈宾采还大的土地，有一个森林，还有好几片牧场；华武隆听得眉开眼笑了。他

起先是将信将疑，但是那个卖牛奶的犹太人却帮衬着德国人的话，说那边的政府给每一个人大块土地。“你能用多大”就给多大。那犹太人是从他侄子那里得知这些情形的。而那德国人呢，拿出了许多钱给他看，不要说是在一个农民的眼睛里，就算是在一个财产继承人的眼睛里，也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他们这样地诱惑他，到最后竟把他说服了。他为什么还要死守在老家啊？输了一场官司，就叫他用掉这许多钱，养一个人也尽够了。难道他就此听凭自己搞得一败涂地吗？难道他要手里拿一根叫化棒在教堂门口喊叫“娘娘、太太”吗？“断断不能弄到这个地步！”他心下想。于是他跟那德国人讲妥了，在圣米盖尔节日^③以前变卖了家私，此刻他正带了他的儿女坐船到美国去。

但这段旅程却没有他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在汉堡的时候，人家要了他许多钱去；在船上，他和他的女儿都住在统舱里。船的颠簸，以及无穷无尽的海洋，使他们觉得恐怖。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的话，他也听不懂人家的话。他们都好像被人家当作一件东西似的丢在一边，像一块大路上的石头似的被推在路旁；那些德国人，他们的旅伴，对他和玛丽西亚辱骂着。吃饭的时候，大家拿了盆子挤在分配食物的厨子面前，他们父女俩总给人家排挤在最后，因此他们就不止一次地挨了饿。在这条船上，什么都是陌生而悲哀的。华武隆觉得，除了天主之外，并没有别的人在照顾他。在女儿面前，他还装出了一副大胆的面孔，把便帽掀在脑门边上，教玛丽西亚要佩服各种事物，他自己是什么都佩服的，可是什么都不信。有时他会心慌起来，说不定这些“异教徒”，这是他称呼他的旅伴的名称，会把他和玛丽西亚抛到海里去，

说不定他们会强迫他们改教，或者签一个什么契约，是呀！甚至是一张借据。

轮船日日夜夜在无穷尽的海洋上前进，一边震动，一边咆哮，激起了水花和泡沫；它像一条龙似的喷着烟，到夜里，就拖了一条炽烈的火花在它后面，使他看来好像是一种很可疑而又可怕的威权。种种幼稚的恐怖，虽然他自己并不承认，事实上却在使他的心绪紧张；因为这个波兰农民，从他自己老家硬被拖了出来，真的已经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确是已经交给天主去摆布了。况且，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周围的一切，他都不懂得；所以，当他坐在那堆绳索上的时候，他被彷徨与烦恼压抑得低倒了头；海上的微风在他耳边歌吟着，好像在重复地说：“烈宾采！烈宾采！”有时，风还吹响得宛如烈宾采的哨子，而太阳也好像在说：“您好，华武隆？我到过烈宾采了。”他这一切感觉，自然就不足为怪了。但是那暗轮还在用更大的力气搅动着海水，烟囱也喷吐得愈响，愈快，——它们正如两个恶鬼，把他拉扯得离烈宾采愈来愈远。

但是追随着玛丽西亚的却是另外一些思想和回忆，它们正如船后面拖着的那条泛着泡沫的水路，或是跟在船后面飞翔的海鸥那样地追随她。她记得，在他们离乡以前不久，一个秋天的黄昏，她走到井边去汲水。井上有一根桔棒竿，这时第一批星星已在天空中闪烁，她就扳着那桔棒竿，唱着：“耶西奥正在给马喝水——卡西亚来到了井边——”于是她觉得有点悲哀，好像燕子在临别时候的呢喃。接着，从黑暗的松林中，那片沼泽地里，发出了一个缓慢的声音，这就是马夫耶思柯·史摩拉克在让她知道：他已经看见了桔棒竿斜

下来，他马上就从牧场上过来了。果然有了践踏声，他骑着马来了。他跳下马，摇着他的额头上的头发；她还记得他对她说了些什么话，就像是一段音乐似的。她闭上眼睛，就好像史摩拉克又在对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说：

“如果你父亲真有那么顽固，我就把所有的产业都放弃掉；我要卖掉我的屋子，我的田地，动身走——我的玛丽西亚，”他说，“不管你到哪里，我就像一只鹤似的从天上飞到你身边，或者像一只鸭似的在水里游，或者像一个金环似的在地上滚，去找你，我的唯一的爱人！没有你，我还有什么幸福？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你交的什么运，我也交什么运。我们是同生同死的。我在这里对着井泉立过誓，如果我抛撇你的话，就让天主抛撇掉我，玛丽西亚，我的唯一的爱人。”

想起了这些话，玛丽西亚眼前就看见了那口井，松林上的那个又大又红的月亮，和活生生的耶思柯。她在这回忆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耶思柯是个果决的人；所以她相信他一定会实践他的诺言。她所期望的就是他也在那儿，和她一起听海洋的声音。有他在一起，什么都可以更生动、更愉快些，因为他谁都不怕，到处都能够独立生活。这时候，他正在烈宾采做什么事呀？第一场雪一定已经落了。他没有拿了斧头到森林里去过，是不是他正在驾马，他们有没有派他驾了雪橇从庄院到别的地方去？是不是他正在池子里的冰上敲洞？他在什么地方呀，亲爱的人？烈宾采仍旧像往常一样地现在她眼前：雪在路上发着尖细的响声，在那些没有叶子的黑黝黝的树枝中间，照映着的傍晚的红光，一群一群的乌鸦喧闹着从松林中飞回村子里，烟囱里有炊烟在袅袅上升，井泉上那个结冰的桔槔竿，还有远处的、给晚霞照得通红的、

积雪的松林。

啊，现在她在什么地方了！她父亲的意思把她带到什么地方来了啊！在远处，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有一片大水，绿色的沟壑，起泡沫的岗峦，而在这些一望无际的水的田野上，这条船就像一只迷途小鸟；上面是天，底下是一片荒漠，一阵宏大的声音，就像波浪的哭泣，风在呼啸，而外面呢，船唇之前，是第九重地^④，也就是人世的终极。

耶思柯，可怜的人，你会在这里碰到她吗？你会化做一只鹰从天上飞到这里来吗？你会变做一条鱼从水里游过来吗？再不然，你是不是在烈宾采想念她呀？

太阳渐渐西倾，往大海里沉落了。在起皱纹的大浪上，太阳光照成的一条宽阔的路，一直向船后伸出去，形成许多金鳞，在变幻，在闪烁，始而发亮，随即暗淡下去，在远处消隐了。船在这条金光灿烂的带上航行，好像在追逐那个逃亡的太阳。从烟囱里喷出来的烟变成了红的；帆和潮湿的绳索也变成了玫瑰色的；现在水手们都在唱歌；辉煌的落日越发巨大，也越发低近洋面了。一会儿，水面上只见到半个红盾，随后就只看到万道金光，再以后，整个西天充满了一大片红色，在这些光芒中，谁都不知道那些晃耀的波涛到什么地方为止，天从什么地方开始。空中和水里也被那渐渐黯淡下去的光映成一个红色；海洋发着大声，但是很柔和；好像它在念晚祷词。

在这种时候，一个人的心灵就获得了翅膀，凡是他所应该记得的，他都记起来了；他所爱的，他就爱得愈热烈了；他所企慕的，现在他就向它飞去了。

华武隆和玛丽西亚两人都觉得，虽然风在把他们像无依

的落叶那样地吹送，可是他们所生长的那株树却并不在他们所去的方向，而是在他们来的那个方向：那波兰的国土，那一大片麦浪起伏的田野，上面长满了松树，四下里散列着茅屋顶，宛如星罗棋布，到处是牧场，是黄色的金凤花，还有晶莹清澈的泉水，到处都有鹤和燕子，在路旁交穿飞掠，菩提树丛中还有白色的庄院。她，嘴里说着：“赞美天主！”永远在招呼 and 回答着人民，她这个可敬的，她这个最甜蜜的母亲，这样真实，在世界上是最受敬爱的！^⑤这样，凡是他们的农民的心里以前所没有感觉过的，他们现在都感觉到了。华武隆除下了他的便帽；夕阳照上了他的正在花白起来的头发；他心里很烦，因为这个可怜的人竟不知道他该怎样把他的信念告诉玛丽西亚。终于他说了：“玛丽西亚，我好像觉得还有什么东西留在海的那边呢。”

“我们的命运留下了，还有我们的爱也留在那边了，”姑娘轻轻地回答，抬起了她的眼睛，好像在祈祷。

这时，天已经昏黑。旅客们逐渐离开了甲板；然而，船上却发生了一种异常的动作。在一个美丽的夕照之后，夜并不常是平静，所以船员们继续不停地吹着哨子，水手都在拖拉绳索。

最后的一片紫光已在海面上消失掉；水里就腾起一重雾；星星在天空中闪烁了一会儿，也都看不见了。雾在眼前逐渐浓厚，遮掩了天，遮掩了远处的海平线，甚至连船都给遮掩了。现在，只有烟囱和那庞大的主桅还可以看得出，从稍微远一些的距离看起来，那些水手的形体就好像影子一般。又过了一小时，就什么都隐没在白茫茫的雾里，连挂在桅杆顶上的灯，和烟囱里飞出来的火花都看不见了。

船一点都不颠簸；也可以说，海面已经柔弱下来，已经被雾气的重量所压平了。

事实上，黑夜已经降落下来了，又暗又静。忽然，在静寂中，从最辽远的天涯海角，发出了一阵奇怪的沙沙声，好像在船的附近有一个庞大的胸臆正在作深长的呼吸。有些时候，这声音又宛如有人在暗中呼号，接着又有许多悲哀凄厉，如泣如诉的声音在远处一齐应答。这些叫喊声都从黑暗和渺茫中传达到船上来。

水手们听到了这些声音，都说是风暴在从地狱里呼啸出来。

这些呼啸愈来愈清楚。船长穿了一件连帽子的橡皮雨衣，站在最高的船桥上；一个船员站到他的老岗位，一个有灯光照亮的罗盘前面去。现在甲板上已经没有客人了。华武隆和玛丽西亚也已经走下到统舱里。四下里一片寂静。系牢在一个很低的穹顶里的灯，把暗淡的光照着舱内，和那些靠墙坐在他们床架旁边的一堆一堆的移民。舱房很大，可是很黑暗，一般的四等舱里照例都是这样的。天花板和墙壁差不多合而为一，因此，那些在角落上的铺位，因为有隔板隔着，与其说它们是床，还不如说更像一些黑暗的洞窟；而整个舱房给人的印象却无异于一个宽阔的地窖。这里的空气，充满着柏油帆布的气味，铁缆的气味，舱底污水的气味，以及潮湿的气味。在这里，哪能找得出可以和头等舱里的美丽房间比较的地方呢！在这种船舱里，就是两个星期的旅程，也足够使坏空气伤了肺，使脸上显出苍白的病容，还常常会引起坏血病。

华武隆和他的女儿还只出航了4天，可是你如果把从前在烈宾采的那个健康而美丽的玛丽西亚和今天的病容憔悴的

玛丽西亚比一比，你一定会不认识她了。华武隆老丈也变得面如黄蜡，因为在开头几天里，他们谁都没有到甲板上去。他们以为甲板是不准去的。关于这种事情，他们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准许的，什么是禁止的呢？他们简直不大敢动；况且他们又不敢离开他们的东西。可是现在，不单是他们，连所有的人都一声不响地坐着了。整个统舱里摊满了那些移民的包裹，因此就愈显得凌乱和黑暗。被褥、衣服、食品、各式各样的器皿，还有洋铁盆子，混杂在一起，大堆小堆的放了一地。这些东西上面，坐着那些移民，几乎都是德国人。有些人在咀嚼烟叶，有些人在抽烟斗；烟圈碰到低矮的天花板，形成了一长条，把灯光遮得格外朦胧。角落上还有些孩子在哭，但是平时的那种喧嚷却停止了，因为雾已经将一种恐怖、惊慌和忧闷之感侵入到每个人的心里。移民中间的一些老于航海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大风浪的预兆。这时候，谁都明白危险已在来临，说不定死期也近了。华武隆和玛丽西亚却一点都不懂得，虽然有人暂时开一下舱门口的时候，那些从地狱里发出来的、遥远的、恶兆似的声音就可以很清楚地听得到。

他们俩都坐在舱房底里，就在最狭的那一部分，因此离船头不远。坐在这地方，船的颠簸是怪难受的，所以他们的旅伴就把他们挤到那里去。老头儿吃着他从烈宾采带来的面包，添些力气，那小姑娘呢，因为什么事也不想做，就把她的头发打个辫子，准备睡觉。

但是，渐渐地，这个只有偶尔被孩子们的啼哭声冲破一下的普通的寂静，开始使这个小姑娘诧异起来。

“为什么这些德国人今晚坐得这样安静呀？”她问。